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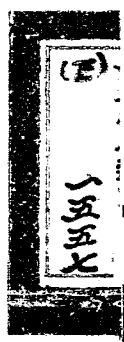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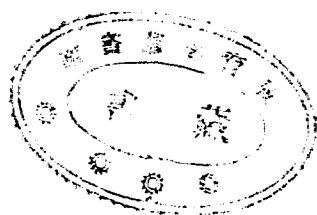
國民說部

國民健康集

失足恨

(男女衛生)

編著者 陳仲公 校訂者 胡安定



中正書局印行

國民說部發刊旨趣

近來民衆讀物之刊行，日見其盛；據所觀察，在今日高唱民衆教育及識字教育之時，此種刊物應運而生固甚正當，而事實上亦確需要。第以一般民衆所受新教育之根基尚淺，其生活習慣環境情形，均尙適蔽於舊觀念，而不自知新需要之所在。故雖有寶物，等於泥沙，蓋未明其用，亦不知其可貴也。因此關係，無論民衆教育之呼聲沖天，識字運動之宣傳遍邇，民衆讀物之刊行益千累萬；而民衆不知享受或不能享受，依然如故。事倍功半，至爲可惜！查中國社會教育社第三屆年會通過民國二十四年三月教育部修正試用之民衆學校課程標準草案，規定國語科教學方法要點：「第六條，要培養自動閱讀的能力；第七條，要獎勵課外閱讀和欣賞的興味」。但如何培養閱讀能力，如何增進欣賞興味，則教材之選擇，讀物之編纂，大有關係。坊間一般民衆讀物未能深入民衆，固由於我國民衆教育水準之低；但亦未嘗不因編選技巧未能適應對象之故。各省市民衆教育實驗機關，間有改變作風，適合民衆口味讀物之編印，但又限於地方，零星不全不易普及。本局有鑒於此，於是審察民衆普通興趣，調查民

衆平時習慣，因勢利導，利用吾國舊有章回小說之體裁，結構，編輯小本讀物，每冊在萬字左右，灌輸世界時代新知，培養中華民族意識，使民衆閱讀能力欣賞興趣，無形加強。此種方式，利用爲民衆教育之工具，與今日利用故事體裁編爲兒童讀物，作小學校教本之補充材料，用意相同，於民衆教育上當能發揮其功能。故本局敢毅然嘗試，以「舊壺裝新酒」之意，採用章回體裁，鑄成國民說部一百冊，以供民衆閱讀之用。其內容則應時代之需要，分爲六集：曰歷史集，曰革命集，曰地理集，曰名人傳記集，曰健康集，曰生產經濟集，曰政治集，曰防衛集，曰科學集，曰生活集。合言之：各集均有相當聯繫，使可滙通活用，俾民衆讀者於整個人生上，得到正確之認識；分言之：歷史集，革命集，地理集，名人傳記集，政治集，屬於「教」的方面，足以指導民衆思想；健康集與防衛集，屬於「衛」的方面，足以領導民衆自衛；生產經濟集，科學集，生活集屬於「養」的方面，足以增進民衆生產。故國民說部不僅可供各省市民衆學校之用，即讀，聽，說，演，圖省等施行特種教育區域，中山民衆學校，亦可採用此書以作訓練民衆之工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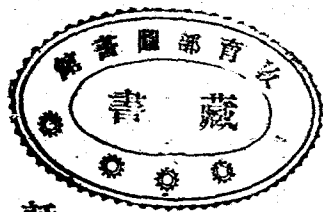
失足恨回目

- | | | |
|-----|----------|----------|
| 第一回 | 得良朋朝夕相切磋 | 遭變故臨行話別離 |
| 第二回 | 謀生計跋涉走西川 | 動鄉思兼程返故里 |
| 第三回 | 舊雨重聚促膝談心 | 聯袂偕遊花叢失足 |
| 第四回 | 樂極悲生身染惡疾 | 毒傳閫內夫婦投醫 |
| 第五回 | 官廢肢殘孽由己造 | 毒深疾痼禍及子孫 |
| 第六回 | 一失足竟成千古恨 | 再回頭已是百年身 |

中華民國教育部
圖書館

登記號 31175

類別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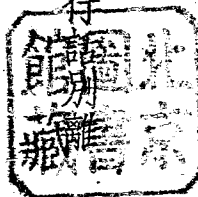


呈繳之圖書

第一回

得良朋朝夕相切磋

遭變故臨行



(南)

話說亞洲東南部，平鋪着一張秋海棠葉形的國度；這個國度，擁有幾千年悠久的歷史，一千餘萬方公里的面積，四萬數千萬的人口；其名非別，便叫中華民國，正是我們同胞永遠生息團聚的一塊地方。在這個國度的當中，蜿蜒着一條很長很闊的河流，自西而東，終年不息的流着。此河何名？便叫長江，正是我國最長的一條河流。長江的口頭入海之處，呈現漏斗的形狀；漏斗的張口處，橫臥着一個小島，正像龍口的神珠一般，不偏不倚，恰巧躲在江的中心，和兩岸可望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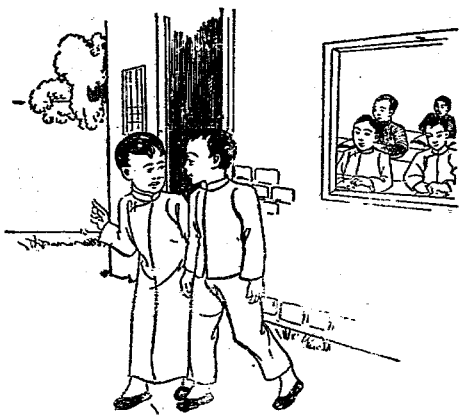
不可接。此島何名？名曰崇明。這崇明島，雖說是叢爾小島，但我們也不可小覷了它；它的地位，正當我國海口的一個要衝，成爲口岸的一重門戶呢！假使有一個很長很長的人，你請他坐船到了崇明，登高遠眺，向西望過去，依着長江的水道，可以遙遙的看到青海；從東掠過太平洋的水面，也可以望見新大陸的舊金山呢！閑話休絮，言歸本傳。

卻說這個崇明小島，原來是長江口外的一個沙洲，因爲江水終年不息的從上流帶下許多細沙碎石，日積月累，便堆成了這麼一座島嶼。不知道那一年，在那一個皇帝手裏，這個島嶼竟建成了一個縣份，名號便是崇明縣。縣城在島的南岸，其西有廟鎮，其北有浜鎮，其東有堡鎮。本書不說崇明的歷史沿革，也不說崇明的山川城市風俗

習慣，單說崇明島上兩個青年的經歷。那兩個青年呢？一人姓張，名叫世豐，家住縣城三條街上；一人姓李，名叫永固，因為排行第四，人家都叫他李四，家住浜鎮的鬧市頭。祇因浜鎮和縣城，距離很近，而且兩家原來也有點老親，二人自幼同塾讀書，同伴玩耍，所以長成以後，便做了很要好的朋友。

卻說李四比張世豐大兩歲，是一個貧苦農家的子弟，自幼父母雙亡，兄弟繼歿，零丁孤苦，寄食於叔父李貴的家裏。這李貴自少兇悍強暴，少年時因為在地方上闖出人命的案子，逃亡在外，入伍爲兵。此後竟時來運來，不知在那一次內戰中，連打了幾回勝仗，連升到了營長。於是，娶妻成家，置產立業，儼然一個暴發的富戶了。所以當日李四寄食在他家裏，吃用不算，還肯貼出書籍費來送他入塾讀書。

哩。學塾便設在張世豐家裏，距李貴的家有二十幾里路，李四每日裏朝往夕返，在張家寄食一餐，生活倒也安閒。世豐比李四小兩歲，卻是一個小康人家的子弟，父親經商爲業，在大街上開着一片小綢緞店，以逐什一之利。雖說蠅頭微利，僅足餬口；但因日積月累，也頗驚人。在他十歲時，他父親手中，已積有頭兩萬塊錢的現銀了。論起性情，張世豐是端莊溫厚，聰明好學，志氣高尚，奮發有爲的一個少年；李四則誠樸中稍帶固執的性情，勇敢中稍帶強暴的氣質，所以雖說是兩個好友，



同學真伴 一圖

但也不免時常爭執，有時甚至互相用武，這卻是小孩時代的脾氣，人人免不了的；可是他們兩個秉性不同，後來也就因此有不同的變化了。世豐深知李四的爲人，雖然有時鹵莽粗野得可厭，但有時也忠勇誠實得可愛。所以兩人的交情，雖然時有小小的波折，但也終能維持了數十年之久，卻是很難得的。這是後話，暫且按下待表。

卻說美景不常，好事多磨，張李二人自從七八歲上同學到十七八歲時，已有十餘年的時光了。不料到了李四十八歲的那一年，因爲他叔父李貴在外面打仗，身死戰場，一場繁華，撒手成空。他手頭雖然也積有好幾十萬家財，但因在任上討了四五個姨太太，到那時一班如夫人便都鼠竊狗偷起來，弄得非但沒有錢帶回家裏，連靈柩還要家鄉派人帶錢去搬運哩。這樣一來，家道中落，李四便不能繼續求學了。

當日李四打點書包，拜別師傅，又向張世豐說道：

『世豐，我們聚首這許多年，現在不幸就要分手了！俗話說：「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我走後，你只顧用自己的功，不必爲我而担心吧！』

張世豐本是一個純厚的人，經他這麼一說，竟然掉下兩行眼淚來了。他說道：

『老四，你真的要走了嗎？天涯海角，這回你要往那裏去呢？叔父的家裏，遭此大故，已非昔比，想來也不會再收留你了吧！唉！可惜我孩子家不能作主，否則留你在家再住上幾年，等我們學問都成功了，一起到外面去做事，那才好呢！』

李四原是一個性情硬直的人，雖然也覺有些戀戀不捨之意，但卻

並不露出一點悲抑的神情來。當下便接着說道：

『世豐，請你不要這樣爲我憂慮吧！我們男子漢，赤手空拳，到處是家，那裏不可去，那裏不好生活，何必糾糾纏纏的，死守着這個老家呢？這回叔父家裏，想來不能再居了，但也不是我喜歡居住的地方。我自己的去路，現在已打算好了，請你不必爲我憂慮，且待我以後再寫信告訴你吧！』

張世豐又是千叮萬囑的說道：

『老四，你以後性子不要太急啊！怎麼老是這樣粗莽的。我知道你的爲人，性情剛直，勇於前進，如果去投軍，一定很有出息的。但勸你切不可把這幾年來辛苦學習的文事，丟在腦後了。我知道你的性情佻達，歡喜女色，前回隔壁阿花和柳妹的事，你總不會忘記的吧！』

但這一點，到外埠去時，便不比自己家鄉的易弄了。你要謹慎守身，潔身自愛才好哩！這些都是我臨別的贈言，你如果能夠一一記住的，也不虛我們做朋友一場了！』

當下李四唯唯稱是，點首不迭，忽然又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說道：

『哦！我又將忘記了！世豐！你爸爸不在家嗎？我這幾年來，天天到你家打擾，心裏真覺感激不盡，你爸爸回來時，請你代我稟告，代我謝謝他吧！他老人家知道我的境遇，知道我半途退學的苦衷，想必不會責備我的吧！』

張世豐答應了，又勸慰他不必多費心，兩人緊緊的握了握手，送到大門口便分別了。那張世豐呆立看着李四的背影，彎過街的盡頭，轉瞬不見了，這才跑回塾中來。

欲知李四此去，將到那裏安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謀生計跋涉走西川 動鄉思兼程返故里

卻說當日李四辭別張世豐，從學塾裏出來，循着三條街大道，一直往北走去。他一邊走路，一邊在心裏想着。想起叔母小氣勢利的神情，又想起自己迷茫的前途，不禁深深的歎了一口氣，頓時喪失了前進的勇氣，坐在路旁的石凳子上了，他呆坐了半天，忽然握起拳頭，向空中狠狠的揮了一拳，又站起來，口中說道：『管他媽的，投軍去吧！』隨即回轉頭來，向南而去。當下來到張世豐的家門口，又站住了腳，稍稍留了片刻，便推進門去。他一直跑到學塾裏來找張世豐。張世豐倒給他弄得嚇了一跳，慌忙問道：

「老四，你不會回去嗎？有什麼緊急的事，這樣氣喘不定的？」
李四舒了一口氣，慢慢的說道：

「什麼緊急的事倒沒有，世豐……你是個智巧通透的人，我今天倒回頭來，要請教你一件事呢！」

張世豐道：

「什麼事？你只管說好了，為什麼又嚕哩嚕噃起來，卻要和我客氣呢？你快說吧！家裏出了什麼亂子嗎？」

李四道：

「也不是，我還不曾回到家裏呢！唉！……我也不願再回去了！世豐，你記得我的叔父在日，不是有一個很知己的朋友，名叫丁谷的嗎？他現在四川軍隊裏當營長，駐紮在成都，我想到他那裏去混口飯

吃，你看行不行？』

世豐道：

『哦，那個丁谷嗎？聽是聽你說起過的，不過……我想，你不會見過他吧？也不知道他的脾氣和性情！你這樣冒昧的去，不怕他不信任你嗎？依我想，還是先給他一封信，試試看，如果他有回信來叫你去，那時你去便放心了。若是沒有信來，也只好再想辦法，這樣冒昧的去，我想總不是一個妥當的辦法。』

當日朋友兩人商量妥當，寫成一封很冠冕堂皇的信，用快郵寄往成都去。李四受了世豐的勸慰，祇得暫先回到叔孀家去住，不在話下。

卻說有話便長，無話便短，半月十五天的過去，成都方面的回信

來了。信中說了許多關切的話，並叫李四早日動身前往，當能設法安



圖二 入伍從軍

對他好好的照顧指導，情詞很是懇切。

卻說軍隊裏的生活，非常枯燥，一天到晚，老是操練啦，演習

插云云。李四得書大喜，就尅日動身，先經上海，轉乘上水輪船，溯江西上。不多幾天工夫，已經身臨成都城內了。當日找下旅館，暫時歇宿。第二天一早，便持刺晉謁丁營長。原來丁營長是北方人氏，身體高大，性情爽直，頗有念舊之情，他向李四問了一番之後，對他非常同情，當即委他在營裏做一個文牘，並且吩咐屬下，

啦，早操晚操之外，還有集合操分隊操，名目繁多，舉不勝舉。那些營中健兒，終年不曾和一個女人接近過，所以對於這方面的苦悶，也是特別來得大。有些膽子大的，行爲越軌些的，每當晚飯之後，或三五成羣，打操場的後垣，偷偷的爬出去，或借休息例假出外。有的找小家碧玉，暫充嬌妻，有的尋花問柳，聊慰一時煩悶。所以營部後面的一條小街上，倒住滿了私娼和半開門的妓女。這種情事，在普通軍隊裏，管束稍不嚴密，總是免不了的。丁營長雖然也有幾分知道這種情形，但也沒法取締，祇得放任一點了。

李四初來，尙極拘謹，後來因爲身心發育，衝動日烈，加以弟兄們的感染，偷偷摸摸的把戲，也學會了許多。那時正當嚴冬已過，春色撩人，一個蓬蓬勃勃的青年，那能抑制得住火一般的性慾衝動呢！

再加弟兄們的拉拉扯扯，漸漸涉足花叢，幹起玩妓的勾當來了。

這樣，過了兩年光景。一天，丁營長差人叫他去談話，問他已經成家了沒有，並且說這裏有一頭親事，可以替他做媒，問他情願不情願。李四自是感激不盡，那有不願之理。於是，李四便在成都娶妻成家，不在話下。

卻說那張世豐在家，自從李四走後，因為良伴遠行，也很覺得寂寞。家人看他一天到晚打不起精神，什麼事都懶得做，也很替他擔心。後來還是他母親主張，早日給他完娶，也好變換變換他的心境。她說，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否則便會弄出毛病來的。原來張世豐在十二三歲時，便已定下一門親事，當下他母親隨即差人選擇吉日，通知女家，爲他完娶。結婚之日，懸燈結綵，自有一番熱鬧，姑不細

表。

光陰荏苒，忽忽又過了兩個年頭，張世豐和李四雖然河山遠隔，但魚雁依然頻通，不曾疎闊。有一次，李四給張世豐的信上說，遠客他鄉，近來頗有歸思。張世豐隨即覆他一封快信，催他早日告假歸里一遊；暮春三月，江南草長，正是我們青年行樂之時云云，這麼慫恿他一下。李四接信，喜不自勝，當即告假整裝，星夜動身，水陸兼程的東下了。

不到一個星期，李四已經身臨崇明島上了。當下離船登岸，叫一個挑夫挑了行李，自己步行入城。進了南門，轉灣便是三條街；行不多遠，張世豐的家便已在望了。當日舊雨重逢，自是十分歡樂；世豐連日伴他談天說地，攜手出遊，言必盡歡，遊必盡興，自不待言。

一天，張世豐對李四道：『老四，我們這縣分，地面太狹，玩不了幾天，便玩遍了；明天一道到上海去逛幾天好不好，也好教小弟略盡一點地主之誼。』

李四道：『也使得，哦，不過我還得向你打聽一個消息呢，你知道那阿花和柳妹近來怎麼樣了？嫁了人嗎？』

欲知張世豐怎樣說出兩人的經歷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舊雨重聚促膝談心 聯袂偕遊花叢失足

卻說當日李四問起阿花和柳妹的消息，張世豐連連搖頭，歎了口氣道：『再也不要說起了，這兩個女人，真都是妖精哩！那柳妹，於你出門那一年，便嫁了，嫁給一個做小販的。柳妹嫌老公窮賤，那男

人也嫌她淫蕩不守規矩，兩人的感情便不大好。可是第二年卻養了一個男孩子，那男人因她養了孩子，也便姑息起她來了。誰知命運不好，這孩子自養下來，兩眼紅腫，不斷的淌出膿水來，四肢也多瘡癤，他們以爲是胎毒，便向賣草藥鋪裏，撮幾味解毒藥給孩子吃。你想這樣小的孩子，那裏經得起擺佈，所以自生下來，不到半個多月，那條小生命便歸天了。可巧我的老婆，比她遲十來天，也生了一個男孩子，卻因產後生病，自己不能喂乳，隨即央人請了柳妹來做奶娘。我的孩子生下來時，潔白肥嫩，煞是可愛；誰知給她一喂乳，不到十天工夫，全身也發出那種瘡癤來了。家人不知，以爲她的奶水有力，孩子吃了太補養的原故。並說小孩子趁小時熱毒發出來，將來便可除災滅病了，所以便不曾理它。那知又過了一月工夫，這孩子畢竟也一

命嗚呼了！你道可惜不可惜？這顯然是她的奶水有毒了。說起這柳妹，真可謂淫蕩極了，她在我家做奶媽的時候，也不知向我勾引了多少次呢。我知道這些女人不是好惹的，所以一次也不會理她。她還時常問起你的行踪呢，她說你待她好，若在近地做官，必定要跑來看看你哩。自從我家的孩子死了，她也便走了。後來聽說又跟一個寧波人到上海去；給那個寧波人把她賣到四馬路的一家堂子裏了。那阿花呢，聽說也是第二年她從上海回鄉來時，把她帶去了的；現在正在一處操皮肉生涯呢，唉！你道可歎不可歎？」

張世豐一口氣說到這裏，那李四祇是聽得出神，自己卻一聲不響。停了片刻，忽然問道：『明天我們可真的到上海去嗎？』張世豐隨口答道：『不說真的，誰還來騙你不成！我們早些睡吧，明天六點鐘

便要起身了！老四，晚上好好的睡覺，不要再胡思亂想了！哈哈！張世豐說罷，只顧自己去了，把李四留在書房裏睡覺，一宿無話。

卻說第二天一早，兩人乘坐天賜號輪船，從南門外碼頭動身，下午一時光景，便到了上海南市第八號碼頭。船靠了岸，他們都隨身帶了簡單的行李，坐着黃包車，到四馬路的一家小旅館住下。休息了片刻，時候已經不早了，便叫茶房開飯。飯罷，兩人重整衣冠，出外閒遊。

他們從那家旅館出來，自東向西走去，行至石路口時，又不約而同的循着石路折向北行。一路上，兩旁站滿了粉白黛綠，裝束妖豔的女子，每個女子旁邊，都站着一個老媽子模樣的搗婦。兩人正從四馬路向北彎到石路上的時候，後面忽然有女子的聲音，慌急的喊着：「

張三爺！李四爺！……！到那裏去呀？」聲音聽來，似乎很熟。兩人遂站了腳。祇



三圖 游治上

見後面追來的，原來是兩個女人和兩個老媽子，待她們追近了面前，認真看時，卻見一人瘦瘦的臉孔，梳着時髦的髮髻，身穿一件綉花黑軟緞的旗袍，足登花緞的鞋子，年紀約在二十三左右；又一人卻是一只圓圓的臉孔，全

身時髦的打扮，年紀約在二十左右。祇是兩人的面孔上，都生着密層層的瘡疤，鼻下嘴旁也都生着粉刺一般的斑點。兩人對着她們看了一晌，卻怔住了，竟不認識是什麼人。那年紀大些的女人，卻突然獐笑起來，說道：『李四爺，你竟不認識我們了嗎？也怪不得，官做闊起來，眼也高起來了，那裏還認得我們下賤的女人呢！』說着似乎有點帶怒的樣子。

李四經她這麼一說，這才醒悟過來，大聲的喊出來道：『啊！你不是柳妹嗎？她不是阿花嗎？你怎麼會瘦得這樣子？她也變了樣子，怪不得我一時都認不得了。她們是誰？』李四指着那兩個鴉婦這樣問道。她們答道：『都是我們的用人呢！』李四道：『你們住在那裏？』那兩個女子道：『我們住在這裏左近，就請兩位到舍下坐坐，吃杯茶』

吧！真是好緣分，今天竟遇着了兩位貴人呢！』說罷，隨即帶拖帶扯的，一人挽一個，拉着去了。到了家中，原來是上海衛堂式房子的一間前樓。當下主客分座，戲謔並作，暢談起舊事來了。談至興高時，柳妹叫鴛婦去拿酒來，自己從櫥子裏取出幾樣精緻的下酒肴饌，勸他兩人飲酒。阿花看柳妹只顧在那裏和李四敘舊，而張世豐卻不甚攀談得上，便過來向張世豐殷勤勸酒。原來李四是見過場面的人，雖然經此糾纏，也不甚覺得怎樣。張世豐是未經世面的人，經不起阿花的甜言蜜語，和喂喂貼貼的誘惑，早已魂散九霄，神志昏亂了。當日兩人便在院子裏過宿，不在話下。

第二天因爲兩個女子的苦留，再加張世豐也很心神不定，於是便又住下去了。這樣一連住了三天三夜，兩人方才盡歡而別。一人溯

江西上，過返成都銷假，一人回家鄉崇明，不提。

卻說樂極悲生，那張世豐自從和阿花纏綿了幾天，回家之後，便覺尿道口有些癢癢的，很是難熬，小便時往往流出一種黃綠色的膿液來，痛不可耐。沒有幾天，他老婆的小便口也流出膿液來，且覺尿道腫痛，並常患內急。老婆弄得奇怪起來，心想出嫁到現在，也有好幾年了，怎麼平時都沒有這種毛病，這次丈夫到上海玩了幾天回來，便這樣痛楚起來，一定是丈夫從上海帶回什麼毒病來了。便去追究張世豐。張世豐給她迫得沒法，加以自己的痛楚難熬，料難再守秘密，也只得將在上海的情形，和盤托出，一五一十的告訴了老婆。他老婆不聽則已，一聽此言，更加火上加油，便要沸反盈天的吵鬧起來了。張世豐無奈，只得細細的勸慰，軟軟的哄騙，說明天就同到上海去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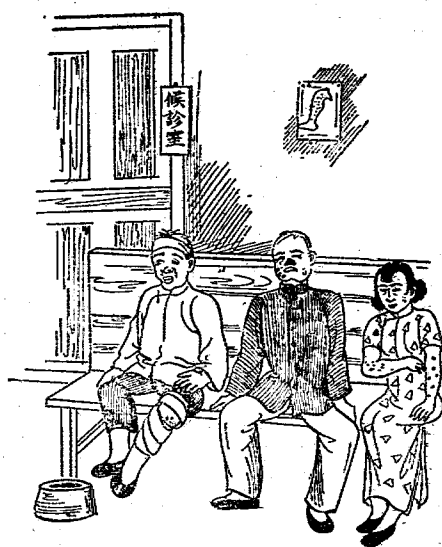
治，並且從此以後，不再玩女人了，她才止住了哭泣。

欲知張世豐如何帶老婆到上海去治病，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樂極悲生身染惡疾 毒傳閭內夫婦投醫

卻說當日張世豐帶着妻子，到了上海，暫時住在南市碼頭附近的
一家小客棧裏。他想起上海有一家公立醫院，是政府辦的，醫譽甚
隆，取費甚廉，對待病家也很慈祥周到，故鄉的人每逢患了大病，土
郎中束手無策時，或得了什麼暗疾，不敢給本地醫生診治時，大都投
這家醫院裏來求治，什九都是醫好了回來的。可惜這家醫院的地址在
那裏，門診的手續怎樣，時間怎麼規定，都不曾打聽明白。當下隨即
叫茶房去買了一份報紙來，翻開一看，左角上便見一幅很大很大的廣

告，原來便是上海公共醫院的廣告。他詳詳細細的把那個廣告看了一遍，還把它剪了下來，存在口袋裏，預備明天上午九點鐘去看病。



圖四 染毒求醫

第二天早晨，夫婦兩人坐着黃包車到了醫院，掛了門診的號，便坐在候診室裏去等待。病人一個一個挨着次序看過去，後來才臨到了他們。醫生給他們檢驗了小便，並且還在臂膀上抽出一些血液去驗；說據現在的診斷，兩人患的都是「淋病」，倒底還有沒有梅毒，須待血驗好了，才可知道。醫生詳詳

細細的將他兩人得病的經歷詢問了一次，便斷定這個病，原是由男人嫖妓得來，然後傳染給女人的。張世豐道：『先生！這病在身，痛苦不堪，走時痛，坐時也痛，有時從睡夢中也要痛醒轉來；不知多少時候，可以完全治好呢？』

那醫生道：『淋病這東西，最是討厭。男子的淋病，便是普通所說的「白濁」，女子的淋病也就是「白帶」的一種，大約都是因為不潔的性交而起的。快的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慢的至遲一星期，那尿道口便覺得有點發癢，紅腫起來，便出黃綠色的膿液來。在那時候，你們應當趕快去看醫生，若是害羞或嫌麻煩而竟姑息因循起來，那麼病勢便會漸漸的蔓延開來，要弄成一生不治的病症呢。有種人因為上了江湖醫生的當，或去請教土郎中，用一種治標的方法，把膿液停止住

了，便以爲是全好了。其實淋病的細菌，一種形似咖啡粒樣子，每兩個並列在一起，非在倍數極大的顯微鏡下看不見的細菌，卻

依然潛伏在尿道深處，每一飲酒，或是乘腳踏車，或是運動過度，馬

上膿又要流出來了。你們幸而這次醫得早，現在還在「急性」的期間，

治療起來，也可以便當一點，否則，若是遷延下去，任它變成了「慢

性」的，那時雖則不甚痛苦，但病根卻要更深了。淋病的治療，在

服藥之外，還要洗滌尿道或陰道；但這必須靠專門醫生，若由自己去

弄，便很容易把淋菌驅入深處，而發生副睪丸炎或膀胱炎，使睪丸和

膀胱發生劇烈的腫痛，有時身體也發高熱。那轉成慢性的，必須用器

械的療法，以驅逐潛伏尿道深處的淋菌，或是施行尿道擴張法。現在

新發明的一種「淋菌血清」，是用淋菌製成的注射藥，這藥很能夠增

加人體對於淋菌的抵抗力以消滅病勢。對於淋病的根本治療法，比梅

毒的治療法慢得多，但近來我們用「特利撲拉賓」名藥施行靜脈的注射法，對於急性的淋病，確有顯著的效果。

『今天兩位是初來的病人，所以我特別說得詳細些。我勸兩位進院裏來，耐性醫治，大約五六個月工夫，總可以治得好的，因為你們的毒還不算重。此外，本院性病科的助理醫生們，還組織一個「勸誠班」，每逢一個初來的病人，都由他們派一個人帶到各個病室裏去參觀，並隨時告訴他們以各種性病的成因、病狀、和可怕的結果，使那些病人醫好了本病之後，對於冶遊花柳之事，知所警誡，以免再蹈覆轍。現在就請兩位拿了這塊牌子，到左手第二個房間「勸誠班」裏去吧！』張世豐夫婦二人遵命領了牌子，走出了診病室，向左走過一個房門，便到「勸誠班」的門口了。

卻說那勸誠班的房門，玻璃上畫着一朵大大的玫瑰花，和一個蘋果，花上和果上都密密的纏繞着細小的害蟲，上面注着三行詩句道：

『像嚙美麗的花朵和甜蜜的果實的害蟲那樣，
在造化所賜予的性愛的花朵和果實裏

偷生着的惡魔，——就是性病。』

他們推進了房門，裏面坐着許多男的和女的醫生，都把視線轉注到房門口來；他們當即將那塊牌子遞了過去。有一個領班的醫生，伸手接了那塊牌子，跟着便問他們怎樣得病，怎樣傳染的經過。又指着房門上的玻璃說道：『這上面的圖畫和詩句，你們都看見了嗎？懂得意思嗎？』張世豐答道：『看見了，大意也有些懂，但不知所謂性病，

可就是淋病嗎？」

那個醫生重新坐下來，叫他們都坐在桌旁的櫈子上，然後說道：『所謂「性病」，包括梅毒、淋病、軟性下疳三種疾病而言，就是一般人所稱的「花柳病」。這些病流行的結果，能夠消耗民族的精力，危害社會的安寧和國家的獨立，並且會在肉體和精神兩方面，使全世界人類陷入墮落的深淵。我國明代有一個大醫生陳實功，也曾說起梅毒的慘毒道：「苦楚一生而毒遺數世，用情一錯而禍起百端。」實實在在，沾染性病的人，大都由於一念之錯，而至於終身受苦，甚至惹起「數世」乃至「百端」的禍害呢！』

張世豐問道：『先生！你這話真說得不錯，大凡沾染性病的人，依我想都是由於一念之錯，或是由於受人誘惑而來的，論起我得病

的來由，也何嘗不是這樣，現在雖知痛悔，卻已太晚了。但我卻不懂，爲什麼一個人的過錯，竟會影響到子孫、社會、國家乃至全世界呢？」

那醫生道：『關於這個問題，且待我們到各病室去看了各種疾病的狀態後再說吧。總之，本院鑑於花柳病有危害國家社會的危險，對於患花柳病的人，以爲不但治癒他們的病，便算盡了責任，必須警誡他們以後不再討沒趣，並且希望他們出院後，能夠到處現身說法，間接的去勸誡一般人防免失足，宣傳一般性的智識於大眾；所以本院特別在花柳科中，設了一個「勸誡班」，便是這種意思。現在請兩位跟我來，去參觀各病室病人的慘狀吧！』

醫生說罷，站起身來，引導他們走出房間，張世豐夫婦兩人也跟

着去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官廢肢殘孽由己造 毒深疾癩禍及子孫

卻說那「勸誠班」裏的醫生，當下帶領張世豐夫婦，來到第一號診室的門口。祇見那扇門上，寫着「男子淋病治療室」七個大字。那醫生便在那扇門上，用手指輕輕彈了幾彈，推進門去，張世豐夫婦也跟着走了進去。祇見房間裏坐着十幾個醫生，每個醫生面前，都有一個病人。病人們大都愁眉苦臉，表示痛楚不堪的樣子，有的正在脫下半邊的褲子，給醫生洗滌尿道；有的正在繫起衣袖，給醫生打針；有的臥在醫牀上，給女看護們包紮；有的悽慘叫喚，正在那裏施行手術。那

醫生告訴他們道：

「兩位請看，在這房間裏的，都是患淋病的病人。男子患了淋病，大都從尿道裏流出膿液來，這叫做急性尿道炎淋；像那邊窗下的病人，便是患急性尿道炎淋的。因為病菌侵入尿道，小便時發生劇痛，甚至於流出血來，生殖器腫脹得很大。但如這邊這個病人的樣子，你看他似乎不甚痛楚了，尿道口也沒有膿液流出來了，其實那淋菌卻仍然潛伏在他的尿道的深處呢。這叫做慢性淋病。與他相接觸的婦人，也馬上要傳染起來的。」

「淋病在初發生時，若趕快請好的醫生行適當的療法，可以不至於使淋菌侵入尿道的深處，而得痊癒。但若蔓延不治，或請土郎中醫治，那個病菌是永遠會殘留在身上的。一旦侵入睾丸裏，不但要發生

副辜丸炎，而受難言的痛苦，並且到後來，還會閉塞輸精管，毀壞生殖細胞，遂致不能生育。「攝護腺」從膀胱至尿道間結塊粒的腺被侵入時，腰便劇痛；若任其變成了慢性，就是土話所說的疝氣或小腸氣，有因之而痛苦一生的。像那第一張醫牀上臥着的病人，便是患小腸氣病的。」

張世豐又指着最後一張醫牀上叫喊着的病人，問道：『先生！那個病人害的是什麼病？爲什麼這樣叫喊不已？正在那裏開刀嗎？』

那醫生道：『那人患的是「尿閉病」。因爲淋菌侵入攝護腺，發生慢性的炎症，周圍發腫起來，使大小便都不易排泄。在尿道前方狹窄的地方，陰囊的根部和肛門之間，生出膿來。手術遲一點，兩三天便要死去，所以非另開一個孔給小便流出來不可。現在那人正在給醫生開孔呢。』



圖五 性 病 類 種

「那第二張圖

牀上的病人，患的

是「橫痃」^{魚口}，

也正在那裏開刀。

因為淋菌一侵入膀

胱，便會使膀胱發

生炎腫，放尿時發

出劇痛，尿總是

想出而不能暢快的

出。淋菌如再深

入，便會發生腎盂炎，入於血管，而發生關節炎、筋炎和髓炎等，甚

至心臟也受侵犯。若從側面發出，便生「橫痃」，便非開刀不可了。淋菌這樣的侵入深處時，病人便會發熱，或是食慾消滅，全身症狀都連帶的發生，即在你們患急性尿道炎淋的時候，也有發出攝氏三十八九度熱的。等一刻你們檢驗體溫時，便可知道了。現在我們到第二號診室裏去吧！」

那醫生說着，便帶他們到了第二號診室。祇見那診室的玻璃門上，寫着「女子淋病治療室」七個大字。那醫生也如前回的，在門上彈了幾彈，推了進去。祇見房間裏坐着立着十幾個女醫生和十幾個女病人，每個醫生的身旁都放着一個活動的帳幕，要診察身體下部時，便將帳幕展開來，以免病人們害羞而不敢受診。

那醫生說道：「大凡丈夫從什麼地方得着淋病，還沒有治好而傳

染於妻子，或因女子本身的失行而罹了淋病時，這個女人便會發生尿道炎。那時，小便的出口處腫脹，流出膿和血來，排尿時發生刺痛，並且常患內急。因為女子的尿道比男子短，所以淋菌更易於侵入膀胱，隨後更侵入子宮，發生「內膜炎」，下「白帶」，下腹部連帶發痛。有時看看似乎已經治好了，但淋菌仍在深處潛伏着，就是妊娠而生產，那淋菌也能捲土重來，而有惹起產褥熱的危險。結婚後初產的婦女，所以多有在產後不久發熱而死的，便是這種緣故。假使「喇叭管」或「卵巢」，被淋菌侵入而發炎，便永遠不能生育了。這個診室裏，有許多下部的檢查，不便公開觀看，我們且到第三號診室去吧！」

說着，那醫生便退出了房門，把他們帶到第三號診室來了。那扇玻璃門上寫着：「慢性下疳治療室」七個大字，那醫生依然輕輕敲了

敲窗，推了進去。祇見許多病人都鬆開大腿的部分，給醫生診治。仔細看時，他們大腿的根部都生着密縐縐的紅瘡，有的流出膿來，有的滴出血來，有的輕輕喊着痛，有的正咬牙切齒做出痛恨什麼的樣子，看護婦們有的捧着藥瓶，有的執器敷藥，有的取布包紮，有的把一大段的橡皮膏，剪成細細的一條一條，以備黏貼創口。

那醫生說道：『這個診室裏，都是患輕性下疳的病人。所謂輕性下疳，便是我國舊醫書裏所稱的「妬精瘡」。男女在行不潔的性交以後，第二天陰部便會生出小豆般的紅的爛點來，中心稍凹而流出少許的膿液。這種爛點，便是下疳。古來有名這叫「蠟燭瘡」的，是因爲下疳的毒深入，次第侵及周圍，在男子則龜頭腐落，恰似燃着的蠟燭那樣的緣故。在女子則陰脣開出幾個小孔，痛得非常厲害。但是這種

輕性下疳，小的倒也沒有什麼痛，並且一施手術，兩三個星期便會痊癒，決沒有像梅毒菌或淋毒菌那樣地侵入血中，而至於周行全身的。這個房間分開兩部分，裏面半間是專爲女病人治療用的，所以中間隔了一個大布幕，我們也不必進去看了。我們再到第四號診室去吧！』

那第四號診室的門上，寫着「梅毒治療室」五個大字，推進門後，只見這個房間比前幾個大了好幾倍，醫生和病人也多了好幾倍，全室分男女兩部，中央用布幕阻隔。那些病人們，有的爛鼻缺脣，有的瞎眼禿髮，有的兩膝腫痛，行動不便，有的周身瘡疤，搔癢難堪，有的頭部生癰，裂痕間滿積膿血，有的滿口無齒，說話時有如期頤老人。醫生們有的正在持針注射，有的正在執刀挖瘡，有的敷藥塗膏，有的包紮創口，有的俯首顯微鏡上檢驗病菌，有的伸手消毒器中採取藥

物，莫不精神凝注，忙碌異常。據那醫生說，梅毒這種病，是古來東半球所沒有的病症，最早時爲美洲土人的地方病，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遂把它帶到歐洲去。後來又由葡萄牙人把它帶到印度，經商印度的中國人又把它帶到廣東等省。所以中國之有梅毒，是從廣東開始而蔓延於各地的，土醫生有叫它做「廣東瘡」，也就是這個原因。

那醫生接着又說：「梅毒的細菌，是一種極細極細，恰似開木塞的螺旋拔子那樣屈曲的微生物，用顯微鏡看來，它會做活潑的迴旋運動，或是前後移動，或是屈伸它那細長的身體。這種梅毒微生物，常從皮膚或黏膜的傷口侵入，在血中繁殖，把血液弄污濁了。梅毒患者用過的酒盃、碗、筷、烟管、玩具、鉛筆尖等，接觸於無病者的口唇時，或與梅毒患者接吻時，梅毒微生物便會侵入了。有人因爲借友人

的剃刀剃鬚，而在上唇染毒的，甚至頭梳篦子等物，也都能傳染梅毒的。

『梅毒的症狀，大約可以分爲四期。最初感染梅毒時，陰部必定生出『硬性的下疳』。在硬性下疳發生不久，在其附近往往又生出『橫痃』。在這當兒，病人時時發微熱，或是心地惡劣而食慾不進。在本入想着這不過是傷了風，而不大去留意的當兒，那侵入身體中的病毒，卻已經做出種種的把戲了，這就是梅毒的第二期。在這時期，病人的週身發現癩疹般大的紅斑，起初很少，不久便逐日增加起來，又生出像粉刺那樣的東西。癩疹般的紅斑，叫做『薔薇疹』。稍稍高出來的一種，叫做『梅毒性丘疹』。像瘡疤那樣，出膿而帶痂皮的，叫做『膿疱性梅毒』。在這個時期，病人若還不去正經的醫治，而延擱下

去，約經過三年光景，那些疹斑便像腫物那樣的膨大起來，這叫做「結着性的梅毒」。後來潰敗出來，便變成了「潰瘍性的梅毒」。這些症狀，醫學上叫做「護膜腫」，在梅毒的經過中，算是最重的病症。而且不僅發生於皮膚，一侵入骨內，鼻子還會脫落；或是在鼻口間開出孔來；或是頭蓋骨、胸骨、腳骨等發腫潰爛。侵入關節中時，便成爲慢性的關節炎了。一旦病毒侵入脊髓與腦中，因而發生「脊髓癆」與「麻痺性癱呆」時，梅毒便到了第四期。那時坐骨神經發痛，步行艱難，大小便也不能自制，遂陷於半身不遂，四肢痠癱的狀態。

『不論什麼病，都是初期治療容易，既入膏肓，那就很難治癒了。然而初患病的人，總是爲羞恥觀念所驅使，想竭力遮諱，祕密問津於庸醫或土郎中，遂致病毒深入而陷於終生不能恢復的運命。流毒

所及，遺害子孫，陷於萬劫不復之境。現在我們去看第五號診室的情形吧！』

欲知第五號診室，又是怎樣一番景象，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一失足竟成千古恨 再回頭已是百年身

卻說那第五號診室的玻璃門上，寫着「先天性花柳病治療室」等字樣；當下他們魚貫走了進去。只見房間裏啼泣叫號呻吟嘆息的，盡是些嬰兒和小孩子。可憐那些孩子，有的瞎了眼睛，有的爛了鼻子，有的四肢痠癱不能行動，有的周身潰爛痛楚不堪，有的缺手殘足，有的呆若木雞，真是說不盡的種種醜惡之態。身臨其境，猶如到了那一層地獄；叫人觸目驚心，不敢嚮邇。張世豐夫婦看得害怕起來，畢竟不

敢走進去了。

那醫生道：『你們覺得很可怕吧！也罷，我們就站在這裏門口談吧！兩位請想，一個人一念之差，竟會把這樣可怕的毒害，遺贈給他的子子孫孫，使子子孫孫都要代受苦惱，那是多麼慄慄的事呀！三種性病中向子孫遺傳的，以梅毒爲最大，其次爲淋病，只有軟性下疳，因爲是局部的病症，對於全身的直接影響，卻還很少。婦人被其夫傳染梅毒時，縱然梅毒的病症不外露，也是不能生育的。即使受孕妊娠了，馬上也要流產的。婦人在妊娠後傳染梅毒的，那胎兒所受的病毒，不久也便加重起來，每致死亡，而成爲悲慘的腐爛的死產。但在多年的梅毒患者，或曾經行過不充分治療的人，生育的胎兒，不是在第六、七個月流產，便是不足月而生產。雖然也有足月的安產，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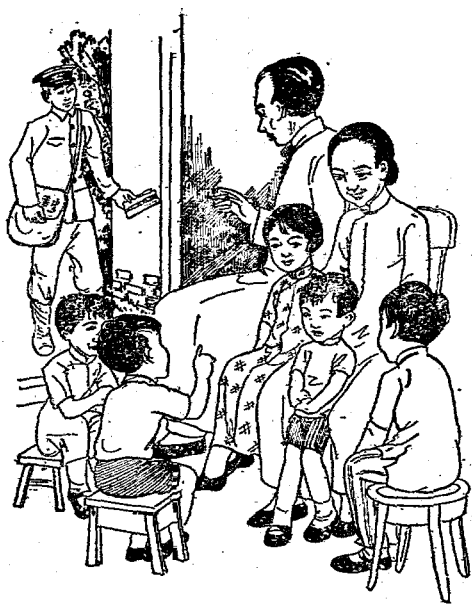
是這種兒童的發育總是不良的，頭大臉小，並且有老人那樣的皺皮，毛髮稀疏，皮膚蒼白，靜脈外露，疳積很厲害；而智慧遲鈍，弱得見風就受寒，胃腸也極不強健，肝臟也發起腫來，大概不到一年就要得「腦膜炎」或「腸加答兒」而夭殤了。這些嬰兒，縱然僥倖發育，也要弄成白癡或低能；再不然就是聾啞或瞎子。要之，這種兒童的身心兩方，都很薄弱，縱然在外表上看着好像是健全的人，卻總智力低下，缺乏判斷能力，並且易喜易怒。隨着這種身心上的缺陷，正當的道德觀念也缺乏了。小時低能而入於不良少年之羣，長大便成了犯罪者。有人說淋病的毒害不會影響兒童，也是錯的。患「慢性淋毒內膜炎」的妊婦，產生的胎兒，初生兒的眼中一進入淋菌。兩眼便腫塞起來，眼瞼中不斷的流出膿汁來，不一會，這個剛生出來的幼兒，便會變成

瞎子了。這叫做「初生兒膿漏眼」。但近來的醫生，常用百分之二的「硝酸銀水」，點在剛生出來的嬰兒眼裏；這種先天的盲目，才大大的減少了。此外，淋菌常能使男性的睪丸、副睪丸、精系及女性的卵巢、輸卵管、子宮等發炎，毀壞了人類繁殖子孫的機能，使患者永遠不能生育，也是極其慘酷的事。

『如果我們說，因為品行不端而沾染性病，是對於本人的天譴；那末性病所給予本人的苦惱，原是應該忍受的。而對於絲毫沒有罪過的子孫的害毒，竟也如此之深，叫我們怎能不為之戰慄而寒心呢！現在我們已經參觀好了，且待我帶你們到淋病治療室裏去受治療吧！』

當下張世豐便被送到了第一號診室，他老婆被送到了第二號診室。他們都受醫生的囑咐，住院半年，分室受診。古話說，天下無難

事，只怕有心人。張世豐夫婦一一遵守醫生的吩咐，耐着性子，住



圖六 一家團聚接友書

院醫治，果然不出半年，早已病除根絕，出院回鄉了。他們回家不到一年工夫，便養了一個肥嫩可愛的孩子，以後五年之中，連舉三子；都能得到正常的發育，沒有絲毫殘廢和先天的疾患，真叫他倆夫

婦歡喜無已。這是後話，表過不提。

卻說人生一世，不過幾十寒暑，自幼至老，無異白駒過隙，看穿

了的人，往往會因此灰心厭世，或任意縱樂起來；但努力上進的人，卻會因此更其奮發勇敢起來的。「人生觀」原來各有不同，暫置不論。且說星霜幾換，寒暑屢易，張世豐李四兩人都已是垂老之人了。張世豐的晚景，上面已經約略的說過，後日男婚女嫁，孫曾滿堂，可算是很美麗的。可是，李四的暮年生活，又是怎樣呢？想來列位看官，也定欲知道了一點，才肯放下這本書的。列位請勿焦急，關於李四的結局，只要看了他在五十初度時寫給張世豐的一封信，便知道了。這封信上，歷敘他那次分手西上後的情形，淋漓盡致，無異一篇自敘傳，叫人看了真覺驚懼交集，淒慘難言。信上寫道：

『世豐兄足下，第一失足人也，幼不慎重，糟塌本身，長更放蕩，耽於花酒，今則垂垂老矣，後悔奚及。明朝爲弟五十初度之

辰，友朋欲有所祝賀，弟則一一婉謝，顧心中萬斛愁情，難對外人道也。回想二十餘年前，滬上一別，即行西返，乃未數日，宿疾突然復發，下疳淋濁，一併俱來，痛苦悽慘，不可言狀。且蜀中素缺名醫，弟雖到處求治，惜終未能根除病毒。然自是記憶力日減，悟性亦大見退步；後復關節發炎，行動不便，神經麻痺，往往陷於半身不遂之狀態。卒至賤職不能再任，生活益形困頓，清夜捫心，愧悔欲死。拙荆於初娶時，雖曾數度妊娠，惜皆未及期而流產，偶有早產而幸全者，亦必傷目損鼻，四肢殘缺，未幾而夭折。彼以多產不育，身體日虧，現且罹子宮癌腫病，痛苦不堪，殘廢臥牀者兩載有餘矣。每得來書，勸慰慰勸，乃以敗行自害，一至於此，有負良規，能不愧死。翹首東望，不禁涕泗橫流。吾兄知過善改，澤及子

孫；尙望努力精進，前途正未可限量也。草草不一。

弟 李四枕上拜啓

葉楚傖主編 國民說部總目

第一集 國民歷史集

徐忍茹校訂
林一厂校訂

上古演義
秦漢演義
魏晉六朝演義
隋唐演義
晚唐演義
五代兩宋演義
元史演義
明史演義
清史演義
清季演義

第二集 國民革命集

徐忍茹校訂
湯增璧校訂

孫中山先生傳
民國紀元
救國津梁
討袁記
光復記
護法記
北伐記
十二忠烈傳
建國三先烈
革命三士傳

第三集 國民地理集

張炯校訂
鍾靈秀校訂

地球來歷
全國展望
錦繡江南
平浦道上
長江流域
龍海道上
白山黑水
西北遊記
閩浙白粵
西南遊記

第四集 國民名人傳記集

張炯校訂
徐選樵校訂

萬世師表的孔子
復興越國的勾踐
威震西域的班超
昌明女德的班昭
西遊取經的唐僧
抗金護宋的李綱
盡忠報國的岳飛
成仁取義的文天祥
抗英拒毒的林則徐
行乞興學的武訓

第五集 國民健康集

胡定安校訂
邵更生校訂

白衣姑娘
寶寶
喫與喝
失足恨
人齒鬥爭
強身強種
自強不息
衛生考察記
急救術
海林良練武

第六集 國民生產經濟集

薛勉成校訂

經濟致富記
黃金夢
塵海淘金錄
僑商歸國記
桃源境
田家樂
王先生遊記
吃飯難
悲歡離合
愛鄉記

陳邦賢編
邵象伊編
黃長才編
陳仲公編
李榮衡編
陳仲公編
劉漢明編
朱章賢編
朱章賢編
陳叔泉編
葉新明編
張家漢編
劉家傑編
葉定安編
歐先哲編
袁炳昌編
蕭抱堅編
徐鍾渭編
張振玉編
王懷緒編

第七集 國民政治集

薛德煊校訂

民衆救星
青天白日滿地紅
國際春秋
李三求知記
張生親光記
張志誠論政
學徒問難記
李博士外傳
苦鬥成功記
村莊即成
第八集
愛國書局
模範新村
黎海記
父子英雄傳
好兒當兵
人間天上
臨村防災記
白骨塔
芝罘國復興記
城外周遊記

國民防衛集

馬宗榮校訂

草實才編
子履康編
諸玉坤編
汪德裕編
譚師炯編
朱元懋編
趙非蘇編
趙非蘇編
周大鎮編
莫寒竹編
張志誠編
王禹成編
張宗瀛編
章石承編
林佛慈編
林佛慈編
方金墀編
章永超編
金煜編
齊德修編

第九集 國民科學集

薛德煊校訂

氣集與人生
動物自衛術
光榮的蝶
維他命
萬能的水
電世界
烟酒害
人種改良
草木花卉
雞生蛋蛋生雞？
幸福的家庭
光明之路
除舊佈新
老少無欺
塵迷棒
移風易俗
雙手萬能
古拔村奇聞錄
除毒記

第十集 國民生活集

薛德煊校訂

陳仲公編
羅維水編
尹國鈞編
薛任編
常伯華編
王伊復編
程瑞編
陳仲公編
陳瑞本編
顧恆德編
余之介編
周大鎮編
田康編
田康編
林佛慈編
林佛慈編
金煜編
陳仲公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國民說部第五集之四

失足恨

(男女衛生)

實價國幣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本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編著者

陳仲公

主編者

陳立楚 夫

校訂者

胡定安

發行人

吳乘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上海福州路
南京太平路

(444-2/1)